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九十九編

義俠小說

雙鴛侶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日俄戰紀全書

洋裝四巨册
定價五元

日俄戰事。關係東亞大局。是編自開戰迄講和。凡海陸戰事。及關係戰事之政策邦交。無不備錄。區分門類。凡十餘種。寫真圖畫。皆關涉戰事之人物狀況及戰爭樞要之地。理。眞洋洋大觀也。

壬八二八號

戊申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再版

(雙) 鴛 侶 一 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英國格得史密斯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分訂
六册

明季稗史初編

定價
六角

此書原名明季稗

史彙編都凡十六

種共二十七卷專

紀載明季時事詳

悉靡遺且是書久

已膾炙人口

本館特取原書精

校加圈付諸鉛

印與他坊本大不

相同購閱諸君諒

必極意歡迎也

分訂

三册

明季稗史續編

定價
四角

是書凡六種(一)明季遺聞

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以

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

季實錄專採弘光維事及

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

(三)蜀難敘略敘張獻忠陷

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

福王之立敘述南都擁立

居主偷安及文武水火事(五)

東林事略(六)東林紀

事本末皆痛論黨禍始末

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

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雙鴛侶

第一章

辟立姆洛史曰。凡人負室家之責任。欲調治中式。其困心衡慮。較之無室家而徒存民籍者。蓋萬萬也。余未娶時。已具此見。故擇妻綦苛。經年許。始有室。余妻之來也。服淺樸靜。弗禦麗都。性質溫和。學術優美。戚里婦女。實無其侶。能讀各種書。解大意。調羹烹飪之事。能擅其長。操持內外。出納衡量。不能贏餘。而動中法度。伉儷之間。唱隨相得。年事漸增。情益益密。故厲色諄聲。終歲弗遇。

余家四達之鄉。居巨廈。鄰人咸臧淑。相與往來無間時。里中有勝事。余家必與俱。蓋酬酢扶持。余所好也。居恆與妻子圍坐一室。互究人生風紀之要。終歲無煩擾。無勞悴。而四時風景。物換星移。靜觀默審。至有生趣。所居臨康衢。游人過。往往乞休憩。既式雖不識者。必供以家釀之枇杷酒。釀法既精。味至醇美。一時佳釀之名聞遠近。蓋第第嗜酒。精究製法。著有酒譜。饗之友人。而深得許可者。

性既好客。戚族又多。不招而來者。座常滿。樽常盈也。迨後。稍有介繫者。亦進。於是瞽者。跛者。殘體者。雜而陳。余初惡其濫。余妻曰。榮萎無常。既有介繫。終爲一本。羣之無傷也。余深韙之。顧貧者進。則富者退。由是座中人。富少而貧多。余以爲與其接富。無甯納貧。余視貧者之顏色。如世人悅鬱金香之艷。山蝴蝶之翼。若具本性。且能辨其憂戚之深淺。顧此風旣熾。凡素行狂僻。及諸所不欲接之徒。亦因緣而進。旣醉且飽。施施然去。於其去也。余或贈以衣。或惠以履。或假以賤值之馬。送及門。握手別。厚其望。所以冀其不復來擾也。逐客之令不加。而余之室。乃漸復雅趣。舍旁有果園。學童過。恣食之。且狼藉。已成之餅食。多被兒童及狸奴殘毀。里中之少年。聞余宣教。恣意訕辱。余妻入禮堂。鄉婦惡其文。加橫逆。諸所拂戾。時或相遭。余夫婦一以順受之。不加駁。且誘掖焉。無幾時。凡反對者。率馴伏。而遇余咸存禮意。如是者。歷有年。余於此頗臻樂境。以爲拂逆之來。特上帝設施。將動余心。忍余性。增益余所不能也。

余所生者。子四人。女二人。長子名喬奇。次毛習史。次笛楷。次盤爾。長女名娃禮維亞。

次沙灰。各視其年。施相當之教育。而深戒柔靡萎弱之氣。故四子皆氣宇軒昂。體質堅韌。二女意態修整。若瑞玉明花。嘗圍坐。相其品。皆有可愛。昔亨利第二。伐德意志。勝而歸。羣臣載寶而朝。獨伯爵愛朋司。褒攜其子三十二人朝於王。曰。臣無所獲。敬以己有之國寶貢於王。卽三十二子是也。余嘗羨其事。而環視所生。烏知不及古人。則又欣欣然以爲余暮年將有恃也。余妻愛子。視余尤甚。賓友來訪者。率媚之曰。公子珠明玉潤。奕奕動人。皆國瑞也。余妻聞媚。喜動眉宇。曰。是天之厚我家以育此也。且命諸子舉首面客。以示承媚者之不虛。用資娛樂。

桂禮維亞時年十八。端莊流麗。望之若畫中神女。性靈敏。稍習卽似。喜交接。應物無滯。然華而少實。心無決擇。易受人愚。沙灰致度淵靜。質樸少文。勤習而不紛。有所好。必專一以致其誠。故寵辱不能動其志。二女性質判然不同。雖勉相效。亦弗似也。余戚時得桂禮維亞之媚態。鬱意卽解。喜時見沙灰之莊相。樂不敢極。喬奇高華典贍。肄業於奧司泐大學校。余以文學士期之。毛習史遇事能精核。習於世務。可以成商。

家巨子。若五子六子年猶稚。未能定其趣向。綜言之。子女之品性。各不相同。而坦直誠實。則一致也。

第二章

余妻綜理家政而事以治。余則提倡家庭及社會教育之精意。以按年所餘三十五金鎊。悉川之以贖本鄉牧師所轄地內之孤寡。余既不勤於生計。又不欲以牧師圖名利。將羨餘以行所好。分亦當爲。名利非所計也。平時遇有室者。勉以儉約。無室者。勸之娶妻。行之數年。鄉人爲之語曰。活克斐特（余所居地）有三特色。謂牧師無聲勢。酒肆無沽客。不及年者無家室。

凡人無室家之好者。如不膏之燈。生趣蕭索。故余之勸娶妻。意尤殷渥。然深惡爲牧師者。妻死重娶之制。以爲大背夫婦相與之法律。惠司敦所倡一夫一婦之說。生平最爲服膺。潛浸既久。乃廣其義。發印以贈友人。而信者甚鮮。且有笑余爲無丈夫氣者。當惠司敦時。妻死重娶之風。甚熾。惠氏欲風世。妻死。表其墓曰。惠司敦獨一之妻。

之墓。余旣師其人。妻雖未死。預選佳石。倣惠氏所爲。刊定碑文。置之接應室之爐架間。不但具醒世之苦心。且示信於妻。使之知乃夫之情義專一。爲不可移也。

余方事婚姻之學。長子喬奇自學歸。喬奇素與鄰人惠爾毛脫家女相契。互有恩意。曾具婚約。女名愛利白洛。其父爲教堂之牧師。廣有資。渠知余家素盈實。亦頗允洽。余以兩家門第職業。爲一鄉之望。婚姻大事。不可草率。宜展婚期。使二新人各盡極歡娛之禮意。且招致戚友。贊襄典禮。二新人興高彩烈。居同室。出同車。奏樂調詩。互示愛敬。預行婚事。幾數月。乃剋日行吉禮。而余所抱獨一之宗旨。將藉是實行。發揮餘蘊。以助余平時警覺之力。詎惠爾毛脫重娶已四次。忤之甚力。相持不能決。乃定翌日集有名譽者。開談判會。以解此疑問。

會期旣屆。兩黨各執所是。互難之。不相下。而婚事且因之決裂。忽有友人呼余出。曰。君毋固執。婚後解此疑。奚不可。余奮然曰。所爭在此事。天下乖謬之極。未有甚於重娶。余以爲君之告吾者。甯藉余家。毋背余道耳。友人曰。君尙不知君所設之肆。爲夥

友負逃耶。恐所存不及二十分之一。行將歸之律師。以召盤。君甯稍與委蛇。待婚禮成。郎君藉新娘之資。終能稍助君力。若事敗。君之生計絕矣。余曰。如果君言確。余將行乞以圖存。終不爲外來之失敗。喪我老守不變之旨。余且以此事佈之大衆。若重娶之悖謬。余固能辭而闢之。使此老不得再稱爲婦人之丈夫。爲世之蠹賊。言已。入卽宣佈其事。而婚事因之作罷。

第三章

家人默坐。相視無色。猶冀友人之語非確。旣而經理者之報告至。歷敘負逃之情。余本淡於俗務。頓失所有。尙能排遣。獨念子女習於豐厚。且缺教育。無定力。不能耐勞苦。不禁戚然以憂。鄰里知余如此。集議每年助余十五金鎊。余思荷巨數微。無濟於事。且仰人而食。人格日卑。由是決意徙家於僻寂之村。置田數畝。視可以活我妻孥者而居之。徐圖恢復。繼又得肆中盤餘之金四百鎊。此數僅值余之基本金。四十分之一耳。

余思自富入貧。宜除習慣。乃集妻孥語之曰。汝曾嘗富強省矣。平時衣食無憂。不知人世之甘苦。一遇挫衄。徒自憂戚。不能定趨向。須知有定智毅力。然後可求有功之果。我今空無所有。頓改舊觀。所恃者。定智與毅力。世間最可恥者。莫如倚賴。向之有求於我。不遂其求。未必死。則我何必仰於人。自今以後。宜痛除舊時虛靡之習。所存雖微。知足者樂。若能竭智盡力。聽余支配。則人世之樂。終不因我之貧而少減也。

時喬奇年已長。平時勤勉。未嘗輟業以嬉。出其所蓄。足以問世獲售。余乃命之游繁夥之區。求所遇。喬奇徧別家人。既及余。余以金五鎊。書一冊。授之曰。吾兒。汝將徒步及倫敦。昔我先人甫克。亦若是者。汝若克紹先烈。余所幸也。及惠爾贈余之馬。汝且取之。此書備汝長途解沉寂。中有語曰。一向余年稚。今已壯矣。母自信聰明。怨無知遇。母徒知收穫。弗問耕耘。是金科玉律之言。非易得者。汝宜含咀其意。可以祛煩愁。壯志氣。余所遺汝者。盡於此矣。遭際不可知。余與汝當終年遇一次。行矣。兒乎。汝宜自珍愛。母喪爾志。余不以喬奇之子身遠行。作愁慘語者。知其學行素優。足與世

人爭節藻而不敗也。

喬奇行數日。余乃攜眷徙居。鄰人咸來送。黯然不忍別。厚意殷情。雖果毅者。不能不揮淚也。且舉室行。甚遲緩。途遇丐者。隨行乞化。則更難堪也。首日途次尙穩。及晚止於某村之旅店。是村距余所投之地。實三十英里。入店稍定。招店主人入。談鄉土。主人曰。君欲僑居之村。其地主爲湯海爾家公子。公子般樂喜田獵。俳優好美色。恃強肆霸。無惡不作。周村十里之內。凡有嬌美。經其目。鮮能逃羅網。而旋得卽棄之。余聞其言。滋弗悅。視余妻。則愁慮之色。已陳於面矣。

忽見店主婦人。語其夫曰。前日來之客。言旅囊罄。不能償我值。主人曰。此說不確。汝不憶昨日村中有獲竊狗之老兵。撻之欲死。客出三金鎊。命我店役代贖其生者耶。婦曰。客言如是。非妄也。主人怒。奮起欲出。曰。果不償值者。誑賊也。我必痛懲之。余止其怒。且請介客入。客年可三十許。繡衣已敝。軀幹雄偉。面有憂色。遇人簡直。不拘禮。主人出。余厚贈之。且叩以窮途之故。曰。僕出門時。旅囊頗裕。途中遇末路如僕者多。

揮霍已盡。蒙君憐我。幸告以名籍里居。容僕有以報大德。余具以近況告。且語以欲投之地。客曰。甚佳甚佳。此去固是同途。僕以道淹於水。滯此已兩日。明日與君同行。余喜得伴。乃命進膳。且語妻孥與客同食。客名白慊爾。辭致颯爽。甚得余意。

翌晨。眷屬乘馬頗傾側。行甚緩。時路水未盡退。招鄉人前導。余與白慊爾緩步後行。白吐辭豪邁。議論風生。且英銳逼人。不作窮途之歎。余大異之。途次隨示風景。遙指巨第曰。是卽君地主人湯海爾之宅。主人爲勳爵惠烈姆之猶子。所有資。皆得之從父。故動輒猶受約束。勳爵僅取少許。處於都城。余曰。主人誠豪公子。勳爵寬仁偉略。樹功於國。而任俠好奇。亦國人所耳熟。白慊爾曰。勳爵年事纔壯。志大行疎。不修邊幅。有文武才。爵祿得之武功。而文事亦誠可貴。既富且貴。求其憐恤而望風貢媚者。日以百數。左右多僉壬。耳目心思。因之迷亂。由是公私倒置。而賞賚多及小人。彼視他人之身有微楚。若己身之被巨創。必思有以厝恤。此意既顯。求者乃掩其虛實以相干。貲因之日耗。而主人博愛之心猶未已。以爲己所有固無盡也。及財既竭。求

者猶乞憐於門。主人無所挹注。仰屋而嘆。則僅與之虛惠。而不得實際。求者窺其隱。知其無財。於是向之視爲恩寶者。且一變而爲怨府。勳爵知己之抱怨於人。亦深自怨艾。舒慘旣殊。其狡者。易主臣之分。倫於朋友。則變其媚辭爲慰藉。由慰藉而規戒。而斥責。蓋幾幾乎主臣易位。而道德之心全泯矣。門客旣散。勳爵始恍然知人之所以媚己者。爲富貴利祿。非真有愛於我。而已之受愚。爲不識人心。咎由自致。與世周旋。須先知世人心術。故我今者。今者……忽變辭曰。我言何耶。無他。我以爲勳爵當深自檢飭。復其已耗之財耳。彼誠異人。嘗徒步歷全歐。行年不過三十。已飽知人世之狀況。制行漸就範圍。不復輕然諾。顧好奇性成。詭異之行。猶未已也。

余傾耳聽白。憐爾言。意頗縈屬。驀聞前有號呼聲。促前。知沙灰自馬廐入水。水流甚急。蕩淹中流。勢已垂沒。余驚怖失措。白憐爾瞥然驟出。挾女髻登對岸。復前行。繞道相與接。視女氣喘身憊。伏於白憐爾臂。不能自主。旣而投旅店。就食。食畢。白憐爾告辭分道。余妻目送之。至不見。曰。可愛哉。少年。使非貧者。吾必以女妻之。余笑之。蓋女

予無定識。稍有感。卽欲傾其微隱。余固深愛白慊爾。微此人。沙灰必不救矣。

第四章

余所賃居之村。四鄰盡農舍。皆自耕其田畝。無極富極貧之家。所需旣備。各安其業。居民老死。不入城市。以求有餘。不知人世之狀況。惟愚樸陋。尤存太古之風。夕息朝耕。徒知鼓腹。村中不無勝會。自命安分者。指爲輟業以嬉。省約固稱美德。而未開化者。視爲當然。蓋不知享人生應有之幸福也。方余來此。村中人潔衣滌垢。出村歡迎。吹管擊鼓者前導。旣至。設筵以饗。歡呼喧語。諸所言。供人狂嘯。

舍在小山之麓。前橫流溪。後栽矮樹。左右草地。彌望青翠。出金百鎊。置良田三十畝。周植榆樹。因以爲籬。蓊鬱繞合。生氣盎然。草舍四室。寬暢適意。內壁皆粉飾。入門第一室。最暢。二女相方位。佈置物具。而余之應接起居烹飪皆處於是。此外三室。余夫婦居其一。其次居二女。第三室設兩榻。三子所居也。

佈置旣畢。爰及課程。日方升。羣集起居室。相見各行禮。禮者。表中心之感情。生羣體

之觀念。禮亡。則感情喪。而羣體之義失。故不敢不加意。既乃謝上帝。賜余一日之光陰。謝神畢。余與毛習史出門。事於田。妻女備飲食。日事止作。各繩以晷。同日而起。不及夕。而一日之功畢。徐步歸。妻孥笑顏迎於門。入室。地毡無泥。爐火適度。家人圍坐。恬然有餘趣。或讀古歌。或奏雅樂。互爲唱和。燈下命子女朗誦所課書。能不失神味。而娛余者。實以半辨士。子女欣然。貯之濟窮之積。鄰家老農。弗來。姆鮑洛甫。健談。時來訪。來則飲以著名之佳釀。

向時當主日（日曜日）被華服。任歡樂。茲以村居。歡樂猶存。而禁被華服。諄諄告誡。二女陽奉之。而繡帶錦帔之飾。猶弗能去。余妻亦時被紫服。余往者。嘗謂此色能襯其美者也。來村之第一日。抗余意特甚。余至禮堂。嘗喜先於衆。因語家人。須蚤自齊備。既而就餐。妻女膏沐麗服。蹀躞出。余爲失笑。思治法宜自余妻始。顧婦女性喜修飾。驟禁之。必失其歡。因語毛習史曰。促車來。毛習史不省。二女相視有異色。再語之。余妻曰。村中安用車。徐步可耳。余曰。必以車。膏沐麗服而步行。雖村童嗤余爲不當。

余妻曰。君嘗言女子宜潔淨修整。何今日變其說。余曰。潔淨修整。一任爾意。若令所服。不虞見惡於村婦耶。又顧二女曰。汝須知處其地。宜循其俗。今日之飾。似乎不當。余以室家困乏。不得已居於僻寂之村。豈宜虛張以眩衆目。無實而虛張者。皆妄也。妻女始欣然易服。自是不復禦鮮華。

第五章

近余舍有小榭。架以花樹而設之座。前人所築也。夕陽銜山。農事告歇。率家人來此。閒坐啜茗。盪胸豁日。逸趣橫生。時則幼子讀書。女兒奏雅。余夫婦徐步入花叢。拂垂枝。蹈落葉。互談兒女。以爲樂。清風徐引。芬馥襲人。衛生之法。無逾於是。由是知境無分舒促。地不別繁寂。朝勞夕逸。樂趣固在是矣。

及秋之季。田功畢。暇日多。集於榭而尋趣者。日相事也。一日。樂聲方起。突見奔鹿喘息逸於前。獵夫乘馬雜於犬。追逐之。驟如躡風。羣人相顧駭異。各靜坐以覘其後。未幾。又有超乘過者數人。勢如前。終後一少年率僕至。駐馬不進。少刻。下馬。岸然入榭。

逕至女前。意若必遭優待者。二女不加禮。少年自稱湯海爾。爲此村地主。聲勢赫奕。衣服鮮華。以不禮於女。卽亦謙順。余乃以禮接之。

湯海爾見樂器。遽請二女奏。余惡其鹵。目止之。余妻不察。命之奏。二女爲奏特立亭之怡情曲。湯海爾大悅。嘉其伎。且稱其選曲之有深意。旣乃自奏。殊不嫻。娃禮維亞極獎扇。湯海爾鞠躬謝。亦讚其美。女坦然承其所稱許。兩情若相傾注。余妻爲進枇杷酒。隱然寓親密。

湯海爾既去。乃互爲評駁。余妻雖慮後遇之難知。顧歆於豪富。志不能堅。曰。昔林開爾氏二女因富而嫁。我家女何必不爾。使果如我願。往時豐厚。可復享也。余曰。錫姆金購彩票。獲金萬鎊。一貧士驟躋巨富。而他人所得祇一廢紙。得意者惟一。而失意者累萬。知其不可必得。而強致之。皆危道。汝所爲。直對屠門而大嚼耳。余妻曰。噫。我不解君胡常破我母女之豪興。而刺刺不休。沙灰。汝視今日客。若何。非一溫文君子耶。沙灰曰。客便給利口。無失言。旨愈微。辭愈多。母親譽之。甚常。娃禮維亞曰。客固佳。